

这是一株柳，一株在平原在水边极其普通极其平常的柳树。

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，神奇到令我望而生畏的柳树，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。

在青海高原，每走一处，面对广袤无垠、青草覆盖的原野，寸木不生、青石嶙峋的山峰，深邃的蓝天和凝滞的云团，心头便弥漫着古典边塞诗词的悲壮和苍凉。走到李家峡水电站总部的门口，我一眼就瞅见了这株大柳树，不由得“哦”了一声。

这是我在高原见到的唯一的一株柳树。我站在这里，目力所及，背后是连绵的铁铸一样的青山，远处是呈现着赭红色的起伏的原地，根本看不到任何一棵树。没有树林的原野显得尤其简洁而开阔，也显得异常苍茫。这株柳树怎么会生长起来壮大起来，造成高原如此壮观的一方独立的风景？

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，浓密的树叶覆盖出百平方米的树阴；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，粗实而坚硬；叶子如此之绿，绿得苍郁，绿得深沉，自然使人感到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。它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，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感召。

我便抑制不住自己的猜测和想象：风从遥远的河川把一粒柳絮卷上高原，随意抛撒到这里，那一年恰遇好雨水，它有幸萌发了。风把一团团柳絮抛撒到这里，生长出一片幼柳，随之而来的持续的干旱把这一茬柳树苗子全毁了，只有这一株柳树奇迹般地保存了生命。自古以来，人们也许年复一年看到过，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在春天冒出又在夏天旱死，也许熬过了持久的干旱却躲不过更为严酷的寒冷，干旱和寒冷绝不宽容任何一条绿色的生命活到一岁。然而这株柳树却造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我依然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：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，经历过多少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，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；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，被劈断了枝干又重新抽出了新条；它无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摧毁，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，这是一种多么顽强的精神。

我家乡的灞河以柳树名贯古今，历代诗家词人对那里的柳枝柳絮倾洒过多少墨汁和泪水。然而面对青海高原的这一株柳树，我却崇拜到敬畏的境地了。是的，家乡灞河边的柳树确有引我自豪的历史，每每吟诵那些折柳送别的诗篇，都会抹上一层怀念家乡的乡情。然而，家乡水边的柳枝却极易生长，随手折一条柳枝插下去，就发芽，就生长，两三年便成为一株婀娜多姿、风情万种的柳树了；漫天飞扬的柳絮飘落到沙滩上，便急骤冒出一片又一片芦苇一样的柳丛。青海高原上的这一株柳树，为保存生命却要付出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？同是一种柳树，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远！

这株柳树没有抱怨命运，也没有畏怯生存之危险和艰难，而是聚合全部身心之力与生存环境抗争，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韧劲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，终于造就了高原上的一方壮丽的风景。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，它却在一线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荫。

青海高原一株柳

□陈忠实



大家V微语

分身有术

□周国平

●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。

●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在能力方面的素质，例如好的记忆力、理解力、想象力，反应灵敏，等等。具备这些素质，再加上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，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功。

●但是，无论你怎么聪明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，你的成就终究谈不上伟大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自古到今，聪明人非常多，伟人却很少。

●人要能够看到限制，前提是和这限制拉开一个距离。坐井观天，就永远不会知道天之之大和井之小。

●人的根本限制就在于不得不有一个肉身，它被欲望所支配，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总是坐在肉身凡胎这口井里，我们就不可能看明白它是一个根本限制。所以，智慧就好像某种分身术，要把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从这个肉身的自我中分离出来。

●哲学家是一种分身有术的人，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经能够十分自由地离开肉身，静观尘世。

文史杂谈

古诗古画说消暑

□郑学富

夏天烈日炎炎，如果能有一片遮天蔽日的树荫，那便是乘凉的好去处。事实上，在古代，这是大多数人的消暑方式。比如，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、文学家魏收，夏天坐在板凳上，躲在树荫下读书，随着日光的移动，树荫自然也随之移动，魏收也就跟着树荫移动读书，由于精力集中，竟忘记了溽暑。

古代的文人墨客，还喜欢将这份盎然情趣入诗入画。如今，通过欣赏这些“消暑”的古诗古画，也能隔着千百年的时光感受到昔日的那份闲情逸致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宋代画家(佚名)所作的《槐荫消暑图》，它描绘了一位文人在树荫下怡然自得的消暑情景。庭院中的一株槐树，枝叶繁茂，浓荫下，一人袒胸露怀，仰卧在凉榻上闭目养神，高高翘起的赤足更显其超然洒脱、悠闲惬意。床头立着一面屏风，上面绘有雪景寒林图，与乘凉的氛围很融洽，让人顿有凉爽之感。

观此图，很容易想到北宋诗人秦观诗曰：“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。”

除了阴阴夏木，竹林也是避暑的好去处。明朝画家仇英的《竹梧消暑图》体现了另一种盛夏纳凉的情趣。画面远处青山叠翠，起伏连绵；近处翠竹疏朗，山溪青青，潺潺流。竹林之中，有二人相对而坐，隔着画布，人们似乎也听见松涛阵阵，还有涓涓流水的轻快之声。

如果说要给这幅画配上诗歌，那一定是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当时在蓝田建有辋川别墅，那里林木茂密，山涧淙淙，馆舍、房屋散布其间，每到夏季，山风习习，凉爽怡人，王维和文友们在此度夏避暑，垂钓饮酒，谈论诗文，过着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。

宋朝诗人杨万里，则喜欢在皎洁

的月光之下，伴着清辉孤影，来到摇曳的竹林中，听夏夜里悦耳的虫鸣，此时夜深气清，诗意也涌上心头，他写下了一首《夏夜追凉》诗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

河岸、池塘边也是古人乘凉的好去处。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的《荷塘消暑图》就描绘了在荷塘边纳凉的美女。

北宋诗人秦观除了在树荫下，也在河岸边找到一个绝离烦热的避暑方式：在荷塘边，安一张胡床。他斜躺在胡床上，尽情领略纳凉的悠闲自在。听着船上的笛声在水面萦绕起伏，闻着盛开的莲花在风中飘着幽香，他不由地写下了《纳凉》诗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

当然，阴凉也好，河边也好，都是消暑的物质层面。对于文人墨客来说，消暑还需上升到精神层面，那就是古人常说“心静自然凉”。“心静自然凉”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人生境界。白居易有《苦热题恒寂师禅室》诗曰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他在另一首《消暑》诗中，幽默调侃地说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意思是只要你在院子里坐着，心无杂念，静下心来，你就会感觉窗子有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，凉爽无比。

北宋诗人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番感受。他在《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紺宇迎凉日，方床御绉衣。清淡停玉麈，雅曲弄金徽。高树秋声早，长廊暑气微。不须河朔饮，煮茗自忘归。”意思是说，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时节，在清幽寂静的佛寺，因为没有俗世间的杂念的羁绊，凉爽气息迎面而来，不必到北方酣饮避暑，在寺庙里品上一杯清茗就能乐而忘返。

按时吃饭 按时看日出

□耿艳菊



早早起床，本打算读书写字。想到昨晚看《闲情偶寄》里讲养生，要七分饥七分饱。而我常常要么贪睡，要么忙着多看几页书，一家人的早饭总是被推到了半上午才吃，那何时止是七分饥，简直是十二分了，个个饥肠辘辘，焦躁地转来转去，等着我在锅碗瓢盆间手忙脚乱地做一些饭菜来对付。

生活岂能是用来对付的？吃饭算得上人生大事了，是一切的根本。好好准备一餐饭，那是最基本的热爱生活。于是，我放下书本，推开了厨房的门。

真正心思静静地准备早饭，没有焦急感在催着赶着，却发现曾让人觉得麻烦的做饭也能成为一件美好的事。打开厨房的窗户，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徐徐清风里看看厨房里现有的菜蔬，一顿早饭已在心中有了模样。

我们的早饭还是循着小时候的样子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百吃不厌。粥、馒头、小菜。馒头是现成的，昨日买的小小巧巧的白馒头，很松软，口感好，只需加热就行。粥也简单，一块红薯，两把大米，几碗水，让它们且去融合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就是一锅热热的香甜的红薯米粥了。小菜就随机应变了，可以变换花样。冰箱里有两片豆干，菜架上有一把芹菜，那就芹菜豆干吧，经典、悦目、有营养。

忙这些的时候，虽说是忙，却不用着急忙慌的，倒还可以忙里偷闲望望窗外的风景。

“刚刚苏醒的树木，略含咸味儿的风，玻璃般的草叶，潮湿的土腥味儿，清脆的雀啾，充满果汁甜香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，岸边的薄雾，怒放的凌霄，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，那蛋壳般薄薄的静。”——我心里默念着，它们来自王开岭的一篇文章《按时看日出的人》。此时早晨7点钟，厨房的窗外正是这么美的情景——苏醒的树木，玻璃般的草叶，清脆的鸟鸣，蛋壳般薄薄的静。在这薄薄的静里，有一位老人在整理她的小菜园子。清晨的霞光洒在她的身上，是那么柔和安闲。

当家人起床，坐在餐桌前，看到桌上热腾腾的早饭，睁大了眼睛，喜笑颜开，连连夸赞。大家开心地吃早饭，热聊地聊天，是寻常人家的和悦之美。而人生的幸福感也正是这一粥一饭里的和和美吧。

《按时看日出的人》讲的是福楼拜的故事。福楼拜在一个黎明给他的女友写信：“我拼命工作，天天洗澡，不接待来访，不看报纸，按时看日出。”

这个世界级的大作家惜时如金，不关注外界的纷扰，却把看日出这样可有可无的事当作大事。王开岭说：“按时看日出，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的一个标志，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。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生存姿态，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，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。”

热爱生活的理念是什么呢？也许就是秉持一颗简单清静的心，持守一份希望，在细微处发现美好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 贾敬伟
 一版编辑: 赫巍利
 一版美编: 冯漫图
 编: 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